

# 相聚花墙 回望青春

董俊平

穿过五十年的时间隧道,我们在花墙聚会。相见那一刻,我翻开一张张年轮的卡片,时间快速回放,终于捕捉到了青春的你。我兴奋地喊你名字,紧紧地与你握手。此时此刻,心潮澎湃,激动不已。

我们确实分别太久了,也期盼太久了。抗日战火的相隔,只有八年;台湾老兵的别离,也只有三十年。从蕪湖到花墙,我们却整整走了五十年。以致聚会的那个晚上,许多同学端着这杯封存半个世纪的美酒,载歌载舞,醉倒在醇厚的酒香里,也醉倒在浓浓的情感里。

其实,蕪湖与茅洋,或者说二中与花墙,虽然同属滨海,但并无情感的交集。而今天的花墙,却成了同学相聚、交流情感、回望青春的地方,成了五十年时间隧道的这一头与那一头。

回望时间的那一头,是1971年的9月。当时你16岁、我17岁、他18岁,正是令人羡慕的年龄,也是人生最为美好的岁月,浑身都散发着青春气息。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,我们挑着简朴的行李,怀着美好的理想,也带着一份淡淡的青涩,分别从蕪湖、桐照、蚌琦、裘村走来。开始素不相识,后来在彩旗招展的奉化二中校园里,我们排成了同一行队列,走进了同一间教室,坐在了同一排课桌,住进了同一间寝室。从此,我们成了同学和同窗。我和你肩并肩坐了两年、铺连铺住了两年。毕业的时候,我们在操场上合影,也在本子上写下金子般的赠言,然后挥手与你分别。留下的是我们比两年前更加生机勃勃、更加青春亮丽的身影。

走出五十年的这一头,已经青春不再。你的脸上已经刻上了年轮的印记,我的头发也染上了岁月的

颜色。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,我也不是当初的我。我们都已不是当初的自己。

其实,我曾几次回到母校,来寻找过风华正茂的你,也来寻找过青春烂漫的我自己。我来到原来的那个教室,听到朗朗书声,我以为那里有勤奋学习的你。走近一看,里面并没有你。我又来到礼堂,那里歌声嘹亮,舞动着多姿多彩的青春。我以为那一定有能歌善舞的你,但同样没有发现你。我又走向那个生动活泼的操场,一列矫健的队伍正在飞速奔跑。我分明看到跑在最前面那一位,就是爱好运动的你,结果依然不是。这些闪亮的青春,确实不是你,也不是我。我们早已离开了母港,驶向了远方;早已踏上了征途,奔向了波澜壮阔的社会。留在校园的,只有我们年轻的足迹,青春的身影,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今天在花墙见到的才是真真切切的你。虽然你已经褪去了青春颜色,也没有了斑斓光点,但现在的你,显得更加沉稳、更加刚毅、更加豁达,也更具魅力和风采。

二中两年,花墙两天,都弥足珍贵。沙海万里,相聚只有几粒;星月长行,相交只有瞬间。千百年来,同学同窗都是美好的字眼,也是一份圣洁情感。我们能同桌同铺、同宿同住,朝夕相处,这是命运的安排,也是五百年、一千年结就的缘分,似金如玉。我们感谢二中,不仅培养和哺育了我们,还为我们铸成了一份金石般的友谊;我们也感谢花墙,你搭建的珍贵平台,让我们回望青春,共叙情感;我们更要感谢高秋乙班的所有同学,包括这次相见和未相见的同学,是你们朗朗的歌声和笑声,让我们一起走过了激情飞扬的青春。

祝福你,我的同学!祝你身体健康、精神快乐,让精彩和幸福陪伴我们的一生。

# 冬日桃花坞

南慕容

昨夜下了一场雨,晨起气温骤降,阴云暧昧,北风振条,飏飏送冷。踩着水渠边薄薄的冰痂,让我们去桃花坞吧。

记得春天来时,莺莺燕燕,软红十里。桃花攻陷了水泊山野,桃花坞里人头攒动,观者如云,临近的公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。城空了,只因人们的心已被桃花占满,春风是一只长着桃花爪的动物,还没走到桃树下,就已经把游人撩拨得芳思明艳。你的眸子就这样被桃花点燃,恨不得把自拍杆伸进每一瓣桃花里去。你说,如果忽然有一天失踪了,一定就是皈依在桃树下。我说你是错把黄色外墙的古朴民居看成桃花庵了,休要读唐寅的桃花诗,一切太美的诗皆因伤感。你朝浅浅的桃花水奔去,把粉红的胭脂贴在表面上,如同解开了水衣裳的桃花扣,原本明镜般的水面轻轻摇晃着两岸的婆娑树影,分不清哪是桃花哪是女子的笑靥?

脚下还是那条曾被白云的野衣裳,照过你美丽侧影的桃花溪吗?几近冻住的水面,缓慢而滞重的晦涩冷流,映照看远天低树,荒凉冷岸。你的脸从光秃秃的树枝上浮现出来,像一块冰冷的石雕。那曾万人空巷的桃花去哪里了?那些膜拜在桃花下的女子,她们又在何方?风中簌簌,像是一种回答,又像是拒绝。但至少这次,我们是走在梅花的前面,去看凛冽的虬枝上那隐匿的桃花。像一个人阅尽了在众人之间的繁华,终于可以在静夜独自攀登内心的荒原。桃园里荒草疯长,满目萧瑟,像兵燹后的遗迹,见不到一抹绿色。那些桃树都有几十年了吧,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佝偻着羸弱的身子。枝上虬结着突兀驳裂的树瘤,七横八竖的瘢痕是桃农取过桃胶后的遗迹。你绝不曾想到,美艳的桃花竟然隐匿在这丑陋不堪、遍布伤痕的枝条上,你绝不曾想到,春天来时,树瘤上竟然会伸出千娇百媚的手指。

沿着溪边的石阶向山中走去,依稀记得这是春天来看桃花时的路线。远远地望见山顶上古朴的亭子,亭有五角,暗合桃花的五瓣,亭中有人影晃动。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……”你蓦然想到张岱的小品文,在肃杀的隆冬季节,竟然还有跟我们一样有雅兴游桃花坞的人。不知他赏到了什么?素昧平生,如果相见,该带一壶酒还是一枝笛?人在低矮的桃树间穿行,脚步触碰着冰冻的土粒,回声在风中凛冽。冷柯拂过肩头,千树万枝都是这样漠然、肃杀的表情。如果那人在亭中远望,是否能看到在光秃秃的树枝间不断跳跃的身影?遗憾的是,当我们到达亭子的时候,那人已经循着另一条小径下山去了,他灰色的棉衣在林间一闪,像一只寒雀掠过,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湮灭成岑寂又虚无的黑点。当它消失在天际,再度出现时又会鸣叫在春天的哪一棵桃树上?

后会无期,真正的偶遇都是这样错身而过。亭子外有一处结着薄冰的水洼,清冷的晨光照着冰中裂纹,像一面破碎的镜子,而清脆的鸟鸣仿佛是从裂纹中钻出来,廓清着原本肃杀的山野。群山都在呼应着这鸟鸣,在淡淡的光线中,我们看不到鸟飞过,只因身体已被鸟鸣穿透。

“也许那人就在那里吧?”你指着那人离去的方向,远处山谷里升起淡淡的烟缕。“今天是冬至,应该有不少上坟的人。”

“也许是有人在烧荒吧?”我似乎闻到了枯草的味道,糅合着作物的芬芳。我憧憬着烟缕终将飘至眼前,我的脚下正响起错误的水声。

冰渐溶泄,烟缕消解着这极简的世界。枯枝、冻土、荒草、寒山都仿佛在烟缕中翩翩起舞……曾被北风欺凌得满目疮痍的冬日桃花坞有了一种远古慵懒的翠意。雪还没有落下,但一切似乎都在苏醒。

就在这一刻,我的手指肿胀,像被雨水浸泡了一夜的桃枝,一个个蓓蕾,增生在冰雪消融的骨节上。

我相信这一次,桃花是走在了梅花的前面,来赴一种亘古的约定。

徐国平

郭维庸,祖籍奉化西坞。其父郭志豪(1886-1946)为上海、香港著名实业家。上世纪初,郭志豪从西坞去上海,从衣庄(服装店)学徒做起,艰辛创业,发展成拥有多家衣庄、绸布号的“衣庄大王”,之后又开办中原百货公司和上海宁波实业银行。1923年,他被推选为上海商界联合会会长。他关心家乡,多次资助西坞教育事业,在老家建有西欧建筑风格的“小洋房”,并带不少家乡子弟到上海发展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郭志豪将实业转移到香港,并成立“苏浙沪商人协会”赈灾救助。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,他退居澳门,组织成立“澳门浙江同乡会”,直至抗战胜利。1946年,郭志豪在香港病逝。

郭维庸1940年随父迁居香港,受其父爱国爱乡服务社会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影响,从小就立下鸿鹄志。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医

学院,后赴英国深造。回港后自开诊所执业,以医术精湛,尤其精于心脏内科而闻名,曾任香港医学会会长。在精神病康复方面也卓有成效,创办了具有国际水准的新生精神康复会,任主席达40年之久。

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后,郭维庸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工作,1992年起担任国务院和香港新华社港事顾问,1996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。他曾任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副主席,组织参与了一百多场庆回归活动。他认为参与回归活动是培养港人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最佳途径。通过广泛参与,让港人加深对自己的根,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感情的认知感,有利于“一国两制”基本国策的落实。

1995年4月,以时任奉化市委书记汤能忠为团长(我时任市政府副市长、为副团长)的团组去香港招商考察。郭维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,在位于浅水湾的家宅

内,会见部分招商团成员。他身材壮硕,面容和善,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,见面第一句话就说:“家乡来人了,我很高兴。”在与他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那颗热爱祖国、热爱香港、关心家乡的赤子之心。当时离香港回归还有两年多时间,香港社会上有一些不稳定因素。郭维庸坦言,由于经历长时期的殖民统治,不少香港人还欠缺对祖国的感情,目光短浅,担心回归后有变,有的离港去其他国家定居。他称赞邓小平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是伟大的创举。香港回归后,不仅不会失去自我,反而更能发挥香港优势,国家好、香港好,港人才能好。有了归属感,才能有自豪感、成就感。有了这一切,就能抵御任何困难和险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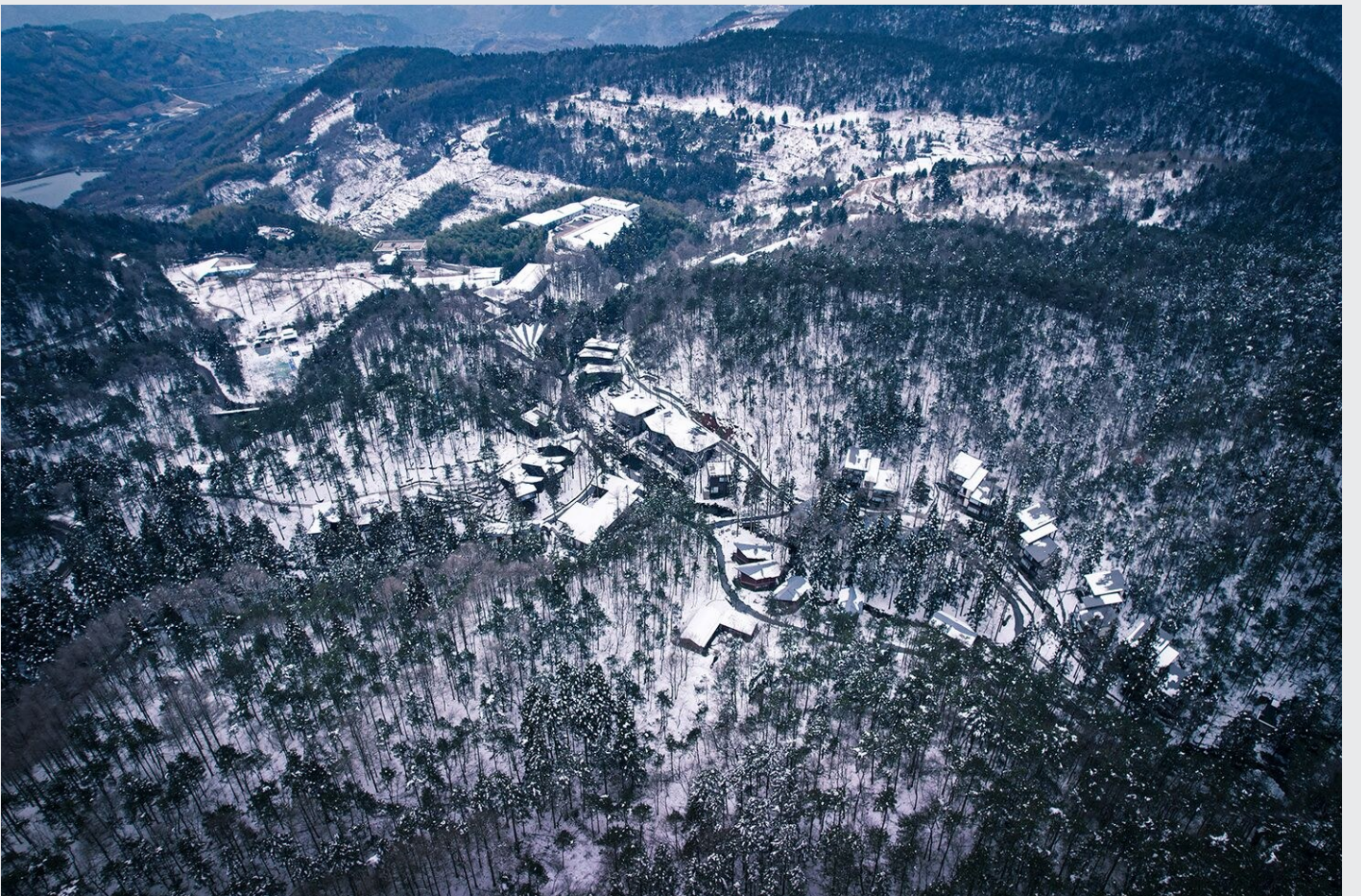
郭维庸和他夫人伍锦贞还设午宴招待我们,席间询问了家乡情况,汤能忠作了简要介绍。因我老家也是西坞,我补充介绍了西坞情况,说他家的“小洋房”保存完好,欢迎他回家看看。他笑着说:“我1937年4月出生在上海,一直没有回去过,我

的根在奉化,今后有机会一定去。”

1997年7月1日,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郭维庸除了继续致力于医疗卫生、福利、教育事业外,在香港政坛上发挥了爱国爱港者的重要作用。他是九届、十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,他参加了多个香港政治咨询委员会,积极参与代议政制的工作,为落实“一国两制”的伟大实践,以及香港的稳定和发展,作出了很大贡献。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香港回归后的稳定和发展上。

2007年7月下旬,他随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到安徽省视察,随后到青岛出席基本法委员会会议时感到不适,之后回港诊治,证实患急性白血病,同年10月3日病逝,终年69岁。10月14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他举行公祭仪式,中央政府代表和香港特区负责人、社会各界人士参加,全国人大、政协负责人发了唁电。

斯人已逝,幽思长存。乡贤郭维庸爱国爱港爱乡的精神和事迹永久留存在我脑海里,至今回忆起来,仍感到值得我们纪念并学习。



雪霁商量岗 郭宏尉 摄

# 追着春天去上班

司机戴着口罩,全副武装。车上就我家仨,妻、小女和我。

一路无人,到了农村,上来一名五旬男子,没戴口罩。司机说,没戴口罩不能上,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他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,最终还是没上。

来到乡村,母亲看到我们在,脸上的皱纹荡漾而开。她问大女儿为什么没来?我说她加班,来不了。母亲似乎有些不相信,自言自语地嘟囔着:这么忙,这大过年的还要上班,那太辛苦了。

女儿很少来电话,我只能时刻关注她的朋友圈,她偶尔会发一些跟疫情有关的消息。凭直觉,在这人心惶惶的日子里,她在医院里加班好像过得挺“快活”。在这样的日子里,我们更需要让自己快乐如风。

熬到元宵节那天,我发微信问女儿,今天回吗?她回了个笑脸,然后说等疫情无影无踪的时候,才是她回家的日子。然后又又说爸我给武汉捐款了,你也应该捐些。本来答应母亲初二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在母亲那里大团聚的。可是,由于特殊原因,这样的聚餐必须取消。为了自己安全,更不能给政府添乱。

风冷飕飕的,公交车站冷清清的,大家都很自觉,尽量不出门。“此车已消毒”的公交车来了,

桥,有汉江和长江,还有你人生中的十年……华科大很好,我很喜欢,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对武汉这座城市竟是如此的习惯。我想有一天,去我们一家住过的汉口走走,看看它的变化,旧地重游,这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呢?

到了三月以后,公交车陆续开通,那天妻子接到大女儿电话:“妈,我今天回家。”我看到妻子的脸上霎时腾起了红云,满脸均是含笑的激动和欢乐。然后接二连三地给我下了几道“圣旨”：“你打扫房间、整理物件……我去市场买女儿喜欢吃的菜,时刻准备迎接‘公主’驾到。”

看到妻喜不自禁的模样儿,我这个懒得出奇的“大男人”也只能奉命行事,跟着她忙里忙外。

女儿若彩虹,归来全家欢。看到大女儿来了,妻的第一句话:“怎么又长胖了,要多运动,少吃垃圾食品。”十几岁的小女儿也来凑热闹,她搂着大女儿的脖子顽皮着幽默着:“三月不减肥,四月徒劳悲。姐,你看我多苗条啊!”我说现在疫情基本上也过去了,你还是每天回家吧,家里的菜齐全一些,而且住的环境也好些;只是,你要学会早起赶着去上班。

大女儿想了想,说:“那我试试吧,以后6点起床,6点30分出发,那爸你开电瓶车送我到公交站,然后我们一起坐车去上班。”

其实,前些时因为单位还没有

开工,我也慵懒着没精神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连鸟儿都早早地和太阳一起跃上枝头,叽叽喳喳地争得满脸通红,而我在温床里神游。我又惦记起自己年轻时在乡村小学工作时的一些往事来:晨光熹微,我沿着逶迤的石道轻盈而上,两旁高大的松林上鸟声润泽着春色;那些声音纷纷扬扬地洒下来,落在花枝上,落在小草上,落进心灵深处,清凉明亮,似珠若玉,令人神清气爽,心旌荡漾……

一切如约而至,现在我们都上班了,小女也开学了,妻也改变了习惯;早早地把早餐做好了,然后轻轻敲着门唤我们起来。就像年少时,被母亲唤醒揉着惺忪的眼,吃上一大碗稀饭,背上书包匆匆忙忙冲向学校去上学一样。

路旁,樟树的枯叶在风中旋舞着飘下来,然后被戴着口罩穿黄衣服的环卫工人用长长的扫把立马清理;像那远去的疫情,还未扩散蔓延,早已被无数双大手有力遏制。而那些翠绿的嫩叶像穿绿裙子的少女,轻盈着,争辩着,挨挨挤挤地崭露着自己阳光健康的新颜……在每一个空气清新而新鲜的清晨,我和女儿闻着弥漫的樟香味,尾随着“一尾尾快乐的鱼儿”,穿过那条长长的街去公交车站,和他们一起,在生活的海洋里,追着春天,仰望朝霞,无视网雨。